

寮國的族群政治

謝國斌

雲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教授

摘要

寮國是中南半島唯一的內陸國，境內山多平地少，與五個國家接壤。特殊的地理環境使得寮國成為一個多元族群的國家，官方認定的民族高達 49 個，除了主流族群寮族之外，還有為數頗眾的跨國族群，如克木族與苗族等。基於凝聚國家團結，寮國政府在語言政策、民族打造等層面都採取寮化政策，求取語言與文化的同質性。然而，由於寮族僅占總人口過半多數，寮化政策難以避免對少數族群的壓抑。本文發現，除了寮化的民族打造之外，寮國社會還存有源遠流長的族群三分法：寮陰族、寮頂族、寮上族。此三分法雖以海拔高度來分類，但本文發現其隱含了城鄉差距、文明差異，以及族群階層的問題。以寮族為首的寮陰族群主要居住在河谷平原，傳統上種水稻、信奉佛教、講寮語，被視為文明、繁榮、進步的核心；而海拔越高的山區則居住著寮頂族與寮上族，傳統上過著刀耕火種貧窮落後的游耕生活，信仰萬物有靈論，講各族母語，被認為是文明與政治的邊陲。除了族群階層之外，本文也探討了寮共與苗族的歷史恩怨，以及寮國與泰國之間的近與競關係。最後，本文則試圖從寮國的族群政治建構出族群階層的理论架構。

關鍵詞：寮國、族群政治、族群階層、國族打造

壹、寮國的族群組成

寮國是一個多元族群的國家，人口約 780 多萬。當代寮國政府以語言屬性來歸類，把寮國族群分成四大語族，合計承認 49 個族群。四大語族分別是寮傣語族 (Lao-Tai)¹ (64.9%)、孟高棉語族 (Mon-Khmer) (22.6%)、漢藏語族 (Sino-Tibetan) (2.8%)、苗瑤語族 (Hmong-Iu Mien/Miao-Yao) (8.5%) (Baird, 2013: 270; Cincotta-Segi, 2014: 106)。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簡稱 CIA) 最新統計資料，其中以寮族 (Lao) 人口最多，佔總人口約半數 (53.2%)，其餘則是數量頗眾的少數族群，主要有克木族 (Khamu) (約 11%) 與苗族 (Hmong) (約 9.2%)² (CIA, 2024)。

除了當代官方的正式分類之外，傳統上寮國也依族群的地理分佈將之

¹ 有關「傣」(Tai) 與「泰」(Thai) 的中英文名稱，在英文文獻裡，學者比較能清楚區別其差異 (謝世忠, 2014)，但中文的翻譯則顯得混雜。英文的 Tai 泛指從中國南方到中南半島的傣-卡岱語系 (Tai-Kadai Languages)，主要包含寮語和泰語，中文翻譯從「台」、「泰」或「傣」都有。至於英文的 Thai 則因泰國的英文名為 Thailand，因此基本上都指涉泰國，中文也多翻譯為「泰」。因此，為了避免誤解，本文若從英文的 Tai 翻譯時，就會寫成「傣」，指涉的是大的語系家族。若從英文的 Thai 來翻譯，則會寫成「泰」，指涉泰國相關事物。

² 有關寮國族群的人數比例，不同的文獻常有相異的數據，除了因統計年代的不同之外，也涉及族群分類與歸類問題。由於事關相當複雜且專業的人類學和語言學專業 (謝世忠, 2014)，本文雖盡量取最新最有共識的論述，然而也很難避免取捨上偏誤或盲點，讀者可依照自己的見解判斷之。至於族群的中英文名稱，由於涉及語言翻譯轉換的問題，加上寮國有許多跨國的族群，不同的國家或語言對某族群常有不同的稱呼，當轉換成英文拼音或漢字翻譯時，常會有不同的拼音法或漢字翻譯。例如，寮國最大的少數族群克木族人數約 70 多萬人，除了分佈在寮國之外，越南、泰國、中國、緬甸也有族群的分布，有人翻譯為岷姆族 (例如陳鴻瑜, 2017)，至於英文的拼音有 Khamu、Khmu、Kammu、Khamou 等，這是本文書寫時所面臨的挑戰，讀者閱讀時也可依自己的見解判斷之。就中文漢字翻譯來說，古代中國對於非中原民族或邊疆少數民族常有不雅或貶抑的稱呼，難掩舊時中國天朝的世界觀。例如寮族曾經被寫成「獠」或「佬」(今日中國把寮國稱為老撾)，瑤族曾經被寫成「猺」族，壯族舊時曾被寫成「獞」或「僮」。本文若提及相關族群的中文名稱，除了在指涉歷史上的舊稱時忠實呈現之外，其餘則一律用較為中性的詞彙來書寫。至於「苗族」，其名稱被認為有貓叫聲之貶抑意味 (謝世忠, 2014: 339)，英文文獻也有 Meo 的寫法 (例如 Harff & Gurr, 1988)。雖然中文也有其他名稱，例如從 Hmong 翻譯為「赫蒙」或「蒙族」；不過，「苗」字也有其他正面意義，也是中文文獻普遍使用的族群名稱，因此本文仍繼續使用之。

分成三大族群(見圖1),大致可從平原、丘陵到高山分成寮隄族(Lao Loum)、寮頂族(Lao Theung)、寮上族(Lao Soung)等三大類別³(Nguyen Thi Dieu, 1999; Postert, 2004; Pholsena, 2006; Schlemmer, 2018; Lutz, 2022; Britannica, 2024)。雖然這分類已經被官方禁止使用,卻仍廣泛於民間社會流傳,甚至連政府機構與新聞媒體也依然有意無意持續使用這個分類(Pholsena, 2006; 謝世忠, 2014)。因此,傳統分類可能更有助於讀者清楚了解寮國的族群政治,因為這三大族群類別除了有明顯的海拔地理空間分佈差異之外,也某程度與官方的語族分類一致,更重要的是這三大族群的分類有其歷史意義,也隱含了政治社會與經濟上的階層(hierarchy)意涵(Lutz, 20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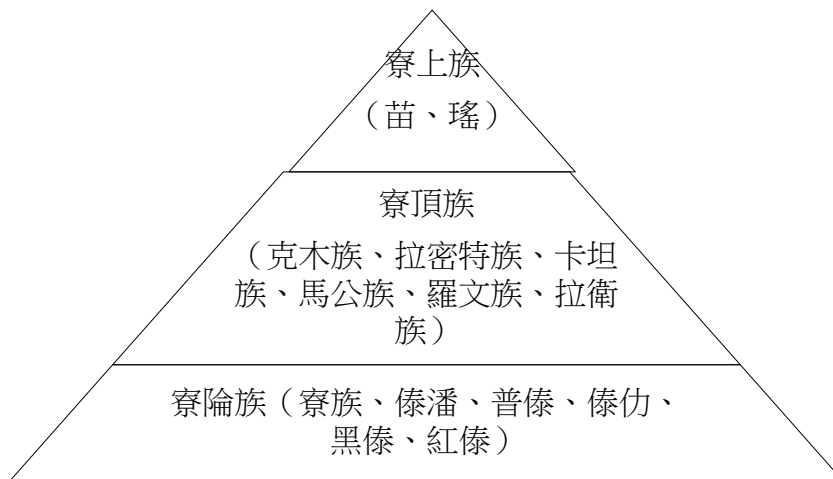


圖 1：寮國傳統族群分類 (依海拔高度)

³ 有關寮隄族、寮頂族、寮上族的中文翻譯,常見的翻譯法分別是寮龍、寮聽(寮順)、寮松(陳鴻瑜, 2017),此翻譯法採取的是字音翻譯。然而,對照寮語的原意以及其與漢字之間的關聯性,本文認為採用寮隄、寮頂、寮上,並採用閩南漢字的發音 Liâu Lûn、Liâu Tíng、Liâu Sióng 或許更能體會寮語裡的族群分類意義。「隄」在漢字裡有「山阜塌陷、淪沒」或「嵌陷」的意思,與「淪」為異體字,在閩南語裡有類似的詞「瀾」(lâm),意旨低窪泥濘之地。寮隄族係指居住在湄公河流域河谷平原地帶的族群,因此在寮語裡指的是住在低窪之處的寮國人;至於寮頂族指的是住在丘陵頂的寮國人,而寮上族指的是住在海拔最高處(閩南語「上懸」sióng kuân)的寮國人,而寮國的最高處同時也是地理上的上寮地區(也就是寮國北部高原地區)。

寮隴族指的是住在湄公河流域谷地低窪之處的寮國人 (Lao of the Valleys), 最大族群是寮族, 主要分布在湄公河谷地。另外還有傣潘(Phuan)、普傣 (Phu Tai)、傣仂 (Tai Lue)、黑傣 (Black Tai)、紅傣 (Red Tai) 等族群, 分布在地勢稍高的湄公河支流谷地 (Britannica, 2024)。寮隴族在語言上皆屬寮傣語/泰寮語族 (Lao-Tai/Thai-Lao), 佔總人口約七成, 宗教信仰多為上座部佛教。由於主要居住在湄公河谷地, 因此又稱河谷寮 (Valley Lao) (Postert, 2004; Richmond, 2008)。

寮頂族主要住在海拔 700 到 1,000 公尺左右的丘陵地帶與中海拔山區, 字面意思是住在山坡的寮國人 (Lao of the Mountain Slopes) (Postert, 2004)。語言上屬孟高棉語族, 佔寮國總人口約四分之一。寮頂族人口雖然不及寮隴族眾多, 但卻有更複雜的族群組成, 官方承認的語族達 32 個 (陳鴻瑜, 2017), 主要族群有北部的克木族、拉密特族 (Lamet), 中部的卡坦族 (Katang)、馬公族 (Makong), 以及南部的羅文族 (Loven) 和拉衛族 (Lave) 等 (Britannica, 2024)。其中以克木族人數最多, 佔寮國總人口約 11% (CIA, 2024)。寮頂族被認為是寮國的原住民族, 但並沒有享有特別的土地權 (Baird, 2013); 他們在寮隴族進入之後, 才被迫離開平地遷往偏遠的丘陵, 多採刀耕火種的游耕方式。在瀾滄王國時代 (西元 1353-1707 年), 寮頂族群被迫成為寮族的奴隸, 並且被蔑稱為佻族 (Kha), 寮語字面意義為奴隸, 處於當時社會階層最低的位置 (Murdoch, 1974; 陳鴻瑜, 2017)。

寮上族主要居住在海拔 1,000 公尺以上的北部高山, 字面意義是住在高山頂上的寮國人 (Lao of the Mountain Tops), 佔寮國總人口合計約一成。語言上屬漢藏語族或苗瑤語族⁴, 他們也是過著刀耕火種的游耕模式, 祖先原居於中國西南方地區, 後來一方面有尋求新耕地的需求, 另一方面則面臨漢族進逼與中國帝國擴張的壓力 (謝世忠, 2014), 因此大約從 19 世紀初才陸續從中國南方移入, 移民時間相對晚近。主要族群有苗族、勉/瑤族

⁴ 由於學術界對於語系或語族的分類尚有很多的歧異, 也涉及政治上的考量, 例如究竟是泰寮語族還是寮傣語族, 泰國與寮國等不同國家的學者就有不同的觀點。此外, 也有部分的學者將苗瑤語族歸類在漢藏語族裡面, 因此 Richmond (2008) 就沒有提及苗瑤語族的分類。

(Mien/Yao) 阿卡族 (Akha) 拉祜族 (Lahu) 等 (Postert, 2004; Richmond, 2008: 6; Cincotta-Segi, 2014: 127; Britannica, 2024)。

貳、族群分類與國族打造：二分法與多分法間的擺盪

寮國為東南亞國家中唯一的內陸國，相鄰國家包含中國、越南、柬埔寨、泰國、緬甸等五國，地理環境上大多是丘陵和山地，佔寮國總面積約八成，也是寮頂族和寮上族分佈的區域⁵。主要包含北部有寮國屋脊之稱的川壩高原(高度介於 2,000-2,800 公尺左右)，高原左右兩側的龍坡邦山脈和安南山脈；南部則有布拉萬高原。而剩下的兩成土地則為寮國的母親之河(湄公河)⁶河谷平原 (Nguyen Thi Dieu, 1999: 5)，主要居住族群為寮倫族，其中以寮族人口最多。換言之，廣袤的丘陵與山地佔總面積八成，但僅有約三成的人口居住其間；而僅佔兩成的河谷平原卻擠進七成的人口。

有關寮國的族群組成，除了今日官定四大語族與 49 族群之分類外，又有傳統的三大族群之說。其實，從寮國獨立之初迄今，不但寮國官方的族群分類撲朔迷離、經常改變，就連學術論述也多所分歧。究其原因，學術上的分歧與寮國族群的複雜度有關，至於官方論述的多變則與寮國的族群政策有密切關聯。有人認為寮國獨立之初，王室曾經將寮國族群分成四類，分別是縱谷寮 (Lao Lue) 村寮寮 (Lao Tai) 山坡寮 (Lao Theung) 山上寮 (Lao Soung) 等四種。到了 1973 年寮國王室進一步將全國人口分成 58 個族群，而 1975 年巴特寮掌權之後則明確將寮國族群分成寮倫族、寮頂族、寮上族等三大族群。不過也有學者認為，族群三分法雖定案於 1975 年寮共掌權之後，但是三分法的理論基礎至少可追溯到法國殖民時期，而實際分類則萌芽於獨立之初 (謝世忠，2014: 338-39)。

一般而言，族群的分類有其學術與政治的目的。從學術觀點來看，族群

⁵ 在寮國山區沒有平地那種明顯的多數族群與少數族群之分，在山區寮族通常不是多數，而是看區域來決定誰才是多數 (Lutz, 2022)。

⁶ 湄公河源自於寮語 *Mae Nam Khong*，簡稱為 *Mae Khong*。對照漢字意思分別為母、水、江，簡稱為母江。今之中文翻譯取其音，因此翻譯為湄公河，若取其義則是母親之河。

常以種族 (生理特徵如膚色) 與文化 (主要包含語言、宗教信仰等) 的差異來分類, 而寮國族群的複雜度更涉及人類學、民族學、語言學等專業, 若無相關專業知識顯然無法有效處理 (謝世忠, 2014 : 355), 而即使專業的學者之間也可能存有不同見解, 因此學術分類上的分歧在所難免。東南亞專家 Schliesinger (2003) 曾詳細踏查寮國全境的族群分類, 然而他卻慨歎即使他如此努力並詳細研究, 但若想藉此就百分百發現或有效分類寮國各族群及其他亞族, 恐怕也有難度。他甚至悲觀地認為, 即使專業的學者花上一輩的時間研究, 恐怕都難以釐清寮國複雜的族群 (轉引自謝世忠, 2014 : 337)。

若從政治目的來看, 族群分類往往涉及國家的族群政治與政策, 而族群的政治分類常有刻意區隔與刻意模糊兩個極端。所謂刻意區隔常出現在種族主義或族群中心主義發達的社會, 族群間有明顯的政治社會階層差異, 優勢族群常為了鞏固自身利益, 透過明確的族群分類來施以差別待遇⁷、種族隔離、壓迫、排外, 甚至種族屠殺等 (Yetman, 1991)。至於刻意模糊雖有善意的一面, 也有陰險的可能。較為善意的是多元主義 (pluralism) 的差異視盲 (difference-blind), 認為大家都是平等的人, 不必理會各種層面的差異; 陰險的一面則可能表面上佯稱一家人, 檯面下卻充滿了差別待遇 (Feinberg, 1996), 甚至藉此推動粗暴的同化主義⁸。較符合人權的作法是多元文化主義 (multiculturalism), 對於多元族群文化給予承認、包容、尊重、接受, 甚至欣賞與推廣 (Taylor, 1994; Kymlicka, 1995; 謝國斌, 2013)。

1950 年代寮國獨立之初, 當時的王室即嘗試將寮國族群簡化分類, 無論是傳說中的四分法 (縱谷寮、村寨寮、山坡寮、山上寮), 還是人們所熟悉的三分法 (寮隴、寮頂、寮上), 名稱裡都有「寮」這個字眼, 藉此來宣示所有族群都是寮國人 (Pholsena, 2006; 謝世忠, 2014)。族群名稱冠上國

⁷ 例如殖民時期的墨西哥對於西班牙人、印地安人、非洲人等三大族群採取隔離主義。對於混血者更是有明確的社會階層與不同稱呼, 以混血第一代為例: 西班牙人的後代稱為 *criollo* (土生仔), 西班牙人/印地安人後裔稱為 *mestizo*, 西班牙人/非洲人後裔稱為 *mulato*, 印地安人/非洲人的後裔稱為 *zambo* (Sue, 2013; Katzew, 2005)。混血者地位的高低基本上與膚色的深淺相關, 膚色愈淺者通常社經地位也愈高, 膚色愈深者則反之 (Sue, 2013; 謝國斌, 2018 : 31-32)。

⁸ 例如強推國語、迫害母語, 強制要求少數族群學習優勢族群的文化。

名確實有凝聚認同以及進行國族打造 (nation building) 之象徵意義，寮國的鄰居泰國與柬埔寨都曾經有類似的作法⁹。然而，在共同名稱之外，卻也難掩族群間不平等的裂隙，畢竟寮國人 (Laotian) 不等同於寮族 (Lao)¹⁰ (Postert, 2004)，也有讓少數族群成為主流族群之附屬的弦外之音，更有以主流族群為核心之同化主義思維。

傳統上寮國的族群依照地理位置分成三大群，然而回溯至瀾滄王國時代，當時其實僅粗分為平地人 (lowlanders) 與山地人 (highlanders) 二類¹¹。兩者的差別除了有生活型態與地理分布的差異之外¹²，其實還存有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上的各種差異。寮族認為他們住的平原是核心 (heartland/core)，而外圍山地則是王國邊疆 (frontiers) 或邊陲 (periphery) 的他者 (others)，甚至是蠻族 (savages)。當時的寮族政權並無意同化這些異族，雖鄰近的部落多少會有文化的交流，但偏遠的山區則保持傳統樣貌。在經濟上兩大族群有某種程度的往來，形成互賴關係；然而在政治上舊時王朝的政治統御力並不強大，山區鞭長莫及使得山地人保有自治的狀態 (Pholsena, 2006)。

平地為核心、山地為邊陲的論述，除了有地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層面之外，在寮國也存有宗教的因素。由於佛教信仰的影響，寮族人具有曼陀羅的政教觀 (religious-cum-political mandala)，透聖圓圖像來建構宇

⁹ 例如泰國的泰族若以語言來看，可分成中央泰、北方泰、南方泰、東北泰等四個區域方言，其中標準泰語乃以中央泰為基礎，成為政治位階最高的語言 (謝國斌，2021)。不同的方言或語言位階，在泰國社會自然流動，但有時官方基於國族凝聚的目的，會刻意壓制此種論述，認為泰就是泰，不須分東西南北 (Draper & Kamnuansilpa, 2018: 81)。就柬埔寨而言，雖然高棉族占總人口超過九成，但柬埔寨獨立之初，基於把柬埔寨定位高棉族的領土，官方也一度把族國內各族群冠上「高棉」(Khmer) 一詞，將族群分成三類：包含低地高棉族 (Khmer Krom，即高棉族)、高地高棉族 (Khmer Loeu，即高山族)、伊斯蘭高棉族 (Khmer Islam，即信奉伊斯蘭教的占族) (Frewer, 2014: 48; 謝國斌，2023)。

¹⁰ 相同的概念例如馬來西亞人 (Malaysian) 不等同於馬來人 (Malay)。其他地方如巴爾幹半島也有類似狀況，例如克羅埃西亞人 (Croatian) 不等於克族 (Croat)，塞爾維亞人 (Serbian) 不等於塞族 (Serb)，前者是國籍身分，後者是族群身分。

¹¹ 有學者以平地人與山地人的分類，有些學者會以谷地人 (Valley peoples) / 山地人 (Hill peoples) 來稱呼，也有人以平原文明 (civilization of plains) 與山地文明 (civilization of mountains) 來區別 (Pholsena, 2006)。

¹² 平地人種水稻，信奉佛教；山地人採游耕模式種植旱稻，宗教上則是萬物有靈論 (animism) (Pholsena, 2006)。

宙萬物秩序，包含政治與族群的關係。曼陀羅體系是由數個權力圈 (circles of power) 組成，在政治體系裡核心圓圈由信奉佛教的國王掌權，人們相信君主的權力源自於其好幾輩子功德的累積，他才有福澤出生為國王 (Pholsena, 2006)。再者，寮國社會也有人類起源傳說，相傳寮國各族人都是天神之子坤布倫 (Khoun Borôm) 所創，在大洪水之後從大葫蘆的兩端分別出現¹³，雖系出同源，但久而久之人們的差異越來越大，其中一群人成為寮族 (Lao)，另一群人則為佻族 (Kha)，而坤布倫有七個兒子則分別成為統治的國王 (Pholsena, 2006)。

從歷史觀之，寮國官方族群分類擺盪在二分法與多分法之間。從早期瀾滄王國世代平地人與山地人的分野；後來漢藏與苗瑤語族遷入後，更進一步演變出寮陰、寮頂、寮上三分法，這至少從法國殖民時期即流傳於寮國民間社會與官方之間 (謝世忠, 2014)。傳統社會人們習慣以居地理空間作為家族、聚落、或族群的命名方式並不足為奇，至少在東亞地區就是一個常見的現象¹⁴。然而，若族群分類加上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甚至宗教等階層的因素，不同的類別可能會被貼上不同的階層標籤，此時族群的分類就有其政治敏感性。在傳統寮國社會的認知，「文明」隨著海拔高度遞減¹⁵，平地意味著文明、繁榮、富裕、進步、優越，而山區則代表著野蠻、貧窮、落後與劣勢 (Pholsena, 2006)。

為了避免二分法或三分法的負面階層影射，影響凝聚各族群之向心力，

¹³ 既然是神話傳說，難以證實其真實性，也容易出現各種版本。例如，網路上有一個版本提到寮國三大族群其實系出同源，都生自於葫蘆，依其出生先後順序分別為克木族 (寮頂族代表)、泰老族 (寮陰族代表)、苗族 (寮上族代表)。引言如下：「這些人都一致認為他們是同祖同宗的兄弟，其中克木族人被看作是長兄，泰老族人被看作是大的弟弟，苗族則被看作是最小的弟弟。」(寮國大米薩北迪, 2020)

¹⁴ 例如日本有大谷、田中、木村、山田等姓氏，而台灣也有高山族、平埔族等族群分類。

¹⁵ 近來有澳洲學者在寮國北部豐沙里山區研究，發現屬寮頂族群的克木族人自認雖然不及平地人文明，但卻比寮上族群的阿卡人文明。有一段克木族人具刻板印象的玩笑對話如下 (Lutz, 2022: 171-72):

為何我們克木人要浪費時間每天洗澡？隔壁山頂的寮上族一星期才洗一次！.....不！是一個月.....是一年！」他們進一步開玩笑表示：「以前寮上族剛來的時候，他們不懂得如何洗澡，是我們教他們的.....以前我們克木族也很髒，我們曾經有蝨子！.....但後來我們把蝨子給寮上族了！」

1975 年寮共掌權之後，旋即於 1981 年宣布停用三分法，改為承認每個族群之獨立存在（謝世忠，2014：339）。不過，該如何認定個別族群並非易事，有其學術的難度與政治上的障礙¹⁶，目前寮國「官定民族」有 49 族，然而沒被正式承認的「自然族群」¹⁷估計高達 200 個以上（Baird, 2013: 270; Cincotta-Segi, 2014: 106; 謝世忠，2014）。

當代寮國在國族打造上採寮化政策（Lao-ization）（Cincotta-Segi, 2014: 106），也就是試圖把所有族群同化成寮族。這一點可以從語言、國徽、教育政策、宗教政策等層面一窺端倪。根據『寮國憲法』（*Constitution of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1991 (rev. 2015)*）第 110 條規定：「寮語和寮文是官方使用的語文」。憲法第 111 條則明白規範國徽的樣式，其中佛寺塔鑾（*That Luang*）與水稻被認為是寮族的文化象徵，與少數族群較無關聯（Cincotta-Segi, 2014: 111）。在教育政策方面，寮國政府強調道德教育，期能藉此能培育具備道德且符合政治意識形態的公民，然而其道德乃以寮族的文化與道德為依歸。在語言教育上，寮國政府推動寮語文教育，官方立場反對雙語教育，但實務上卻默許教育現場學生和教師各說各話，也就是說少數族群的學生可以說母語，而教師用寮語教學¹⁸，然後期望學生可自然而然不再使用母語，甚至讓母語自然消亡，而最終大家只講寮語¹⁹（Cincotta-Segi, 2014: 107）。官方的消極態度與行政效能不彰有關，就如同政府雖禁止傳統三分法的族群分類，但從政府官員到社會大眾大家有意無意還是持續使用傳統分類（謝世忠，2014）。而在教育現場，寮國其實面臨比推廣寮語更為迫切的問題，包含教育資源短缺（例如學校、合格教師、

¹⁶ 台灣也有類似的問題。西元 2000 年之前台灣的原住民族共 9 族，後來陸續正名，政府目前承認 16 族。然而，許多平埔原住民族（例如西拉雅族）迄今仍得不到政府的正式承認。

¹⁷ 「官定民族」與「自然族群」的用詞乃採用謝世忠（2014）的說法。

¹⁸ 其實寮國政府也有特別徵聘少數族群教師，期望他們能以夠以母語作為輔助教學的工具，幫助學生達到學習寮語的成效（Cincotta-Segi, 2014: 115）。

¹⁹ 根據 2005 年統計資料顯示，有 45% 的學童不是以寮語為母語，而教師使用寮語教學。若教師無法以學生的母語解釋，那麼各說各話的教學成效還值得進一步觀察（Cincotta-Segi, 2014: 110）。

教科書與教材等)、教育方法落後、學生營養不良、少數族群學生入學率偏低²⁰ (Cincotta-Segi, 2014: 110)。

在宗教信仰上，寮共雖然是無神論者，但在憲法第 10 條卻准許宗教信仰自由，尤其特別申明尊重與保護佛教的合法活動²¹，甚至收編佛教僧侶來做為強化與建構寮國國家認同的教育者。相對於對佛教的包容與收編，憲法也明文保障人們的宗教信仰自由；然而，在實務上政府卻要求山區偏鄉族群放棄泛靈論信仰，認為此種信仰是落後的，是不利於生產力的，甚至於不利國家的團結整合 (Pholsena, 2006)。

參、寮共政權與苗族的歷史恩怨

19 世紀末葉，繼柬埔寨與越南之後，寮國於 1893 年正式成為法國的殖民保護國，變成法屬印度支那 (French Indochina) 的一部分。趁著二次大戰法國勢力消退之際，法屬印度支那各國紛紛興起脫離法國之獨立運動。二次大戰結束後，體虛的法國雖然返回中南半島繼續統治，卻難以招架追求獨立的強大浪潮，因此也開始規劃放手以及離開之後的政治安排。依照法國的規劃，獨立後的寮國、越南、柬埔寨都回復殖民前的君主體制，由殖民前的王室繼續統治。然而，二戰之後國際政治陷入美蘇對抗的兩極體系，共黨勢力從蘇聯一路南下，扶植了各國的共產黨，成為各國重要的反對勢力。二戰後中南半島的共黨勢力以越南胡志明所領導的越盟 (Viet Minh) 最為強大，也實質上成為寮國、柬埔寨等國共產黨的老大哥。

法國在 1953 年基本上算是和平離開柬埔寨與寮國，政權順利交到其規劃的君主政體手上。然而，在越南卻遭遇越共的強烈反抗，演變成所謂的印度支那戰爭 (Indochina War)，並於 1954 年奠邊府之戰 (Battle of Điện Biên

²⁰ 例如根據寮國教育部 2008 年的資料，首都永珍的淨入學率 (net enrollment ratio) 為 87%，而東北以少數族群為主的山區省分豐沙里淨入學率僅有 34% (Cincotta-Segi, 2014: 110)。

²¹ 不過，在實務上寮國官方也試圖將佛教盡量世俗化，以利於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調和。此外，寮共也重新詮釋佛教教義與馬克思主義，認為兩者有許多相似之處，例如都講求平等，也都尋求解放苦難與追求幸福 (Pholsena, 2006)。

Phủ) 成為雙方最終戰役，法國落敗離開了越南，並於事後的日內瓦會議 (Geneva Conference) 正式確認寮國、柬埔寨、越南等國的獨立。不過，越南也旋即陷入南北兩越的分裂狀態。法國離開之後，各國共黨勢力持續進逼，法國所留下的權力真空由美國遞補。蘇聯扶植各國的共產黨，而美國則支持各國的王室²²，雙方勢力的衝突以越戰為代表性戰爭，美國自此陷入長達 20 年的戰爭泥沼，最後於 1975 年決定棄守，自此舊法屬印度支那三國陷入共黨政權的統治²³。

越南共產黨統一越南，成為一黨專政的共黨國家。寮國共產黨巴特寮，後來改組成寮國人民革命黨，在越南共產黨的支持下，也於 1975 年正式取得寮國政權，建立了寮人民民主共和國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簡稱 Lao PDR 或 LPDR)，至今仍為一黨專政的共黨國家。由於寮共奪權期間受到越共的大力支持，因此雙方建立了堅定的關係，寮國的內政與外交都受到越南深入的影響。在內政上，寮國政府大量聘請越南籍顧問，並允許越南在寮國駐軍 (Pobzeb, 1990)。在外交方面，寮國以越南馬首是瞻，雙方簽訂友好條約，當 1978 年越南入侵柬埔寨並與中國反目之後，寮國與中國關係也隨之惡化 (Stuart-Fox, 1980)，直至中越關係改善之後，寮國才跟著改善與中國的關係。

法國離開之後，舊法屬印度支那三國都陷入了長達 20 多年的戰爭，雖然在美國棄守之後都由共產黨建立政權²⁴，但內戰期間所種下的社會撕裂與對立，迄今各國仍有不同程度的傷痛。以寮國而言，苗族問題是寮國政府最

²² 比較特別的是柬埔寨，獨立後的柬埔寨王國在施亞努國王的領導下，雖然面臨共產黨赤柬 (Khmer Rouge) 的威脅，但在外交政策上卻是採取中立路線，並不向美國傾斜。柬埔寨於 1970-1975 年期間出現推翻王室的非共黨之龍諾政權，而 1975 年又出現施亞努國王在中共的支持下與赤柬合作的局面。後來因赤柬與越共反目，致使越南於 1978 年入侵柬埔寨，推翻赤柬政權，扶植非共產黨的柬埔寨人民革命黨 (1991 年改名柬埔寨人民黨)，建立親越政權。1993 年，柬埔寨各方勢力和解，建立君主立憲體制，施亞努國王回歸擔任虛位元首，而親越的柬埔寨人民黨繼續執政，後來演變成一黨專政的局面，成為舊法屬印度支那唯一的君主國家，以及非共黨國家 (謝國斌, 2023)。

²³ 同前註腳。柬埔寨情況特殊，1975 年赤柬取得政權後歷經恐怖統治，並與越共反目，因此 1978 年遭越南入侵後被推翻，柬埔寨成立了非共產黨統治之親越政權 (謝國斌, 2023)。

²⁴ 柬埔寨赤柬於 1975 年取得政權，但 1979 年後被越南所扶持的非共黨政權取代。

為關切的族群政治議題之一。話說 1954 年法國離開之後，當巴特寮與王室展開權力鬥爭之際，美國除了支持寮國王室之外，也策動以苗族為主的寮國高山族民兵與巴特寮對抗。期間苗族勇士驍勇善戰頗有佳作，後來甚至成為寮國反共主力。然而，苗族也成為巴特寮的眼中釘，1963 年至 1965 年期間，巴特寮被控對苗族人進行種族滅絕行動，估計約有 2 萬名苗族人遇害 (Harff & Gurr, 1988: 364)。1975 年美國撤守，寮國共產黨取得政權，巴特寮揚言要消滅苗族，迫使苗族人展開大逃亡，在 1975 年底之前大約有 4 萬名苗族人就近逃往泰國，也有人遠渡重洋逃到美國。1977 年寮國政府更在越南軍隊的協助下，進一步鎮壓苗族殘部，估計約有 10 萬名苗族人喪命，隨後又興起一波逃亡潮，截至 1982 年有約 5 萬名苗族人流亡美國 (Thompson, 2010)。

基於對苗族的監控，寮國政府試圖遷徙苗族部落，以利就近看管。然而，終究因為政治體虛、經濟不佳、經費不足等因素而無法落實，致使苗族以及其他寮上族群至今仍處於自然族群分佈的狀態 (謝世忠, 2014: 336)。從正面的角度來看，由於寮國政府統治力不彰，苗族免於被大規模遷徙的命運，也因此得以維持其傳統的領域及文化生活方式。然而，從社會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由於偏遠山區基礎建設不佳，經濟衛生教育等層面都顯得落後，使得位於偏鄉的山區族群與平地族群之間的社會經濟地位有更大的落差。

寮共奪權雖然成功，但內戰期間對寮國社會所造成的傷害至今依然難以消弭，尤其對苗族更是造成難抹滅的傷害。為了防止觸動這個內戰時期留下的傷口，當今寮國政府對於苗族問題可說是如履薄冰，小心翼翼，深怕稍微不慎即觸痛尚未癒合的傷口。曾經有一位寮族官員，在苗族新年上力陳：「(寮國) 沒有寮陰族，沒有寮頂族，也沒有寮上族，只有寮族。」(Postert, 2004: 104) 試圖以「我們都是寮族」來粉飾太平，營造一家親的感覺 (national unity) (Postert, 2004)。然而，少數族群是否對這種論述買單？許多田野研究顯示無論是優勢族群或少數族群，彼此之間都還是有清楚的族群邊界意識，我們都是「寮國人」並不同於我們都是「寮族」(Postert, 2004)。近年曾經有人類學家到寮國北部山區進行田野調查時，有在地官員告誡他「不

可寫出任何分裂族群的東西」(Don't write anything that could divide the ethnicities) (Lutz, 2022: 1), 可見當今寮國的族群關係依然頗為敏感。

肆、從族群關係到國際關係：寮國與泰國的近與競

寮國為中南半島五國裡唯一的內陸國，除了與緬甸、泰國、柬埔寨、越南等四個中南半島國家都有接壤之外，也與北方的中國相鄰。因此，在寮國的對外關係裡，周邊的五個鄰國可說是關係最為密切的國家，無論是政治、文化、經濟上都有一定程度的連結。人類在中南半島的歷史活動的歷史相當悠久，最晚大約 10 萬年前就有人類居住。不過若從古文明的角度來看，中南半島主要受到印度與中國的影響。就政治勢力而言，今日中南半島雖有五個國家，然而不同時期的主要行為者並不一樣。若回溯至一千年前，此地主要行為者是緬甸、越南以及柬埔寨三者；緬甸與越南分據半島東西兩側，而半島中部（包含今日的柬埔寨、泰國、寮國）在西元 10 世紀前主要是高棉人的地盤，政權依序是西元 1 至 6 世紀的扶南國、西元 6 至 9 世紀的真臘國（於西元 7 世紀分裂為北部的陸真臘與南部的水真臘）、西元 9 世紀到 15 世紀的高棉帝國（西元 802-1431 年）。

在高棉族強盛的時期，高棉族除了控制今日的柬埔寨之外，其勢力也伸及今日的泰國與寮國，當時寮國境內的主要族群為今日克木族為首的寮頂族群²⁵。然而，從西元 8 世紀開始，屬傣-卡岱語系²⁶泰/寮民族逐漸從今日中國南方遷徙進入，慢慢形成新的一股政治勢力，最終成為足以與高棉、緬甸、越南競爭的政權。在今日寮國與泰國，原居的克木族等孟高棉語族群因不敵泰/寮民族的競爭，被迫離開河谷平原而遷往偏遠的山區，成為泰/寮民族的奴隸；在今日寮國歸屬於寮頂族群，也是寮國的原住民族（Murdoch,

²⁵ 克木族與高棉族在拼音上分別是 Khmu 與 Khmer，被認為系出同源（Postert, 2004）。

²⁶ 有關傣-卡岱語系，在學術界仍存有許多的爭議，包含其名稱，以及分類歸屬等。在中文其常見名稱有台-卡岱語系、壯侗語系、仡台語系、侗台語系、侗傣語系、侗泰語系等。主要分布在中國南方以及東南亞的中南半島等地，估計有超過 70 種語言（Diller, 2014）如前所述，本文將 Tai 統一翻譯為「傣」。

1974; Britannica, 2024)。

傣-卡岱語系主要分布在中國南方與中南半島一帶，常見的語言包含泰語 (Thai)、寮語 (Lao)、中國雲南的傣族語、廣西的壯族語、越南的岱依族語 (Tày)、緬甸的撣族語 (Shan) 等 (Benedict, 1975)。其中，泰語和寮語分別是泰國和寮國的國語，因此這兩種語言經常被相提並論，被認為有很鄰近的親屬關係，彼此之間估計至少有七成的相似度，某種程度可以互相溝通。以使用人口來看，泰國人口約 7 千萬人，而寮國人口 7 百多萬人，泰國人口將近是寮國的 10 倍，在國際上泰語顯然是比寮語強勢的語言，因此人們自然而然就會認為「寮語跟泰語很像」。語言不只是溝通的工具，更涉及到情感歸屬與國家認同，學者發現當人們把寮語有意無意跟泰語相提並論，甚至將之歸為泰語的分支時，寮國的學者其實相當不悅，甚至他們主張泰語其實源出於寮語 (Diller, 2014: 6)。

換言之，寮國與泰國可說是血緣文化相近而關係緊張的親屬，彼此存在著競爭的關係。雖說寮族與泰族都是西元 8 世紀左右從中國南方遷徙進入中南半島的傣-卡岱語系家族，但卻各自發展出自己的政權，寮最著名的是瀾滄王國 (字面上的意思為百萬大象)²⁷，統治範圍除了今日寮國之外，強盛時還包含今日泰國的東北伊善地區，於 1560 年定都永珍 (Vietiane) (中國稱之為萬象)，也延續至今成為寮國首都。1694 年瀾滄王國分裂成三個國家，分別是北中南的龍坡邦王國 (Luang Prabang)、萬象王國、占巴塞王國 (Champassak)²⁸ (Tarling, 1999; Britannica, 2024)。

同時期泰國的政權是阿瑜陀耶王國 (西元 1351-1767 年)。此王朝勢力強大，先於 1431 年攻陷高棉帝國都城吳哥，迫使高棉遷都金邊，讓柬埔寨進入所謂的黑暗時期。此王朝也與北方的瀾滄王國競爭，並趁著瀾滄王國分裂之際，將勢力伸入此地，逐步將龍坡邦、萬象、占巴塞等納為保護國。

²⁷ 瀾滄王國的輝煌歷史也成為寮國的精神象徵，並書寫於寮國憲法前言第一段：「多族群的寮國人民已經存在這塊摯愛的土地上數千年。從 14 世紀中葉開始……我們的祖先創建了統一的瀾滄國，並打造成一個繁榮之地。」(*Constitution of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1991 (rev. 2015)*)

²⁸ 也有學者分別將之翻譯為琅勃拉邦、永珍、占婆塞 (陳俐甫，2006)。

雖然泰國的阿瑜陀耶王國於 1767 年被緬甸的貢榜王朝所滅，不過達信 (Taksin) (華名鄭昭) 很快重整旗鼓，自立為王，並且大舉擴張領土，1778 年攻陷永珍 (萬象)，至今仍是泰國歷史教科書裡的一段豐功偉業，成為泰國人的驕傲 (Ward, 2016)。歷經一段政治紛擾後，達信被政變，拉瑪一世於 1782 年取得政權，建立了曼谷王朝，也延續為今日的泰國王室。

擊敗高棉與瀾滄的暹羅，一躍成為中南半島中部的霸主。若說西元 10 世紀前中南半島的主要行為者有緬甸、高棉、越南這三者，到了 18 世紀則成為緬甸、暹羅、越南三者。從 18 世紀到 19 世紀中葉，寮國與柬埔寨夾在暹羅與越南之間，成為兩強勢力競逐之地，以及政治的緩衝區。不過，到了 19 世紀，由於西方帝國主義勢力進入，緬甸被英國殖民，越南、柬埔寨與寮國則都成為法屬印度支那的一部分，只剩下暹羅成為未受殖民的國家，這也是今日泰國人引以為傲的歷史光榮，成為泰國民族主義的亮點 (謝國斌, 2021)。

回到寮國與泰國的關係。西元 8 世紀開始其祖先皆從中國南方進入中南半島，西元 14 世紀分別建立了各自為政也互相競爭的王國：寮族的瀾滄王國與泰族的阿瑜陀耶王國。瀾滄王國除了統治今日的寮國之外，也曾統治到今日泰國的東北伊善地區²⁹。伊善人在族群、語言、文化上基本上就是寮族人 (ethnic Lao)，與湄公河對岸的寮國人語言相通 (mutually intelligible)，某些時候伊善語甚至也直接被視為寮語 (Hubner, 2019)，而湄公河兩岸民眾間甚至也有婚姻親屬關係 (Richmond, 2008: 26)。然而，從西元 17 世紀末開始，由於瀾滄王國分裂，暹羅勢力進逼，除了攻破瀾滄都城永珍之外，也取得伊善主權，並把舊瀾滄諸國納為藩屬國，為時長達近兩百年。直到 1893 年法暹戰爭之後，法國統整瀾滄舊部，組成了寮國 (Le Laos)，成為法國的殖民保護國 (Richmond, 2008: 26)，而今日寮國與泰國的邊界也在 1907

²⁹ 伊善地區有 20 個府，總人口 2 千 300 多萬，佔泰國總人口約三成，伊善地區的東部與北部和寮國隔著湄公河接壤，寮國首都永珍緊鄰湄公河與伊善相鄰。伊善的南部則和柬埔寨交界。在歷史上，此地區為瀾滄王國的一部分，在 19 世紀被暹羅兼併，而 20 世紀中葉的共產主義擴張時期，這個區域也一度是武裝衝突的熱區 (謝國斌, 2021: 80-81)。

年的『法暹條約』(*Franco-Siamese Treaty*) 裡確定 (CIA, 2024)。1954 年法國離開，寮國獨立建國，1975 年寮國共產黨取得政權，成為繼越南之後中南半島的共產主義國家，在冷戰時期也成為非共黨國家泰國戒慎防堵的對象之一。

從歷史觀之，寮國勢力曾經統治到今日泰國的伊善地區，而 17 世紀末逐步落入暹羅勢力範圍，最終為暹羅所佔領。對寮國而言，泰國有攻陷其都城的恥辱，有侵占其舊有領土的歷史。對泰國而言，攻陷永珍則成為其歷史教科書上的光榮時刻 (Ward, 2016)；而取得伊善雖然是一項成就，卻也成為泰國必須時時戒慎恐懼的區域。在法國殖民印度支那時期必須慎防法國的統戰，在冷戰時期更必須防範寮國共產勢力的滲透，而今日則持續對伊善進行同化主義，避免當地人有寮國認同 (謝國斌，2021)。

以近代史來看，在 1860 年代法國勢力進入湄公河之前，今日寮國大部分區域都被當時的暹羅視為蕃屬地區，直到 1893 年法國殖民此地之後，正式創造出寮國這個名稱，成為法國的保護國，也奠定了今日寮國的疆界 (Richmond, 2008: 26)，並創造出寮族的認同 (陳俐甫，2006)。當法國建立了印度支那殖民地之後，其進一步擴張勢力範圍的野心並未停歇，尤其在 1893 年法暹戰爭之後。法國宣稱只要有寮族、越南族的認同者，皆可納入法國的保護 (Draper & Kamnuansilpa, 2018)，伊善地區即為法國積極政治統戰目標。

由於伊善地區在歷史上、地理上以及語言文化上都與寮國相近，因此在泰國民族打造工程裡，官方特別小心避免使用「寮」這個字眼來指涉此地的人民，而是將之視為泰族，以免激發此地人民的寮族認同³⁰。例如，在 1904 年的人口調查裡，由於當時與法國處於緊張對峙的關係，為了避免法國人煽動境內少數族群的族群認同，當時的暹羅刻意刪除東北地區「寮族」這個族群類別，直接將之視為泰族的地區人口³¹。此舉也讓泰國的泰族人數飆到

³⁰ 在泰國的族群政策上，泰國官方堅決避免提及寮人、高棉人、馬來人等詞彙，一律把境內人民都視為泰族 (Selway, 2007: 57)

³¹ 因此當時的 Lao Kao 與 Lao Phuan 兩族直接被改名，成為 Isan 與 Udon，字面上即「東北人」與「北方人」的意思。在泰民族主義的政策架構下，無論是北方人或東北人都成

八成以上 (Draper & Kamnuansilpa, 2018: 88)，讓人們誤以為泰國是一個族群同質性很高的國家³² (謝國斌，2021)。

基於對東北寮族的戒心，歷來泰國政府對於此地的同化主義著力特別深。相較於泰南馬來穆斯林，泰國政府在東北地區的文化同化可說極為成功。根據學者的研究，當代伊善人不但高度認同自己是泰人，而且以當泰人為榮，伊善已經被認為沒有族群問題了³³ (Ricks, 2019: 2)。究竟伊善人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其他泰國人 (尤其是曼谷人)？在一份對伊善人的調查研究裡，針對「我認定自己是泰民族的一部分」這個問題，有高達 95%以上的人強烈同意或同意 (Ricks, 2019: 8; 謝國斌，2021 : 82)。

從族群認同的觀點來看，伊善人在學理上確實是有機會擺盪在寮國認同與泰國認同之間，畢竟在原生的族群文化上他們確實是寮族，而在歷史上也曾經是寮國的一部分。然而，從工具認同來分析，認同泰國比認同寮國有利，畢竟在現狀上當地老早已成為泰國的一部分，再者當今的泰國在政治與經濟上遠優於寮國，以人均國內生產毛額 (GDP) 來看，2024 年泰國的 GDP 為 7,730 美元，而寮國僅有 1,830 美元 (IMF, 2024)，兩者差距甚遠。在教育與階層流動上，愈來愈多伊善的年輕人只講標準泰語，而不會講伊善語了；父母對於伊善母語教育也並不熱衷，認為不需要在學校教導伊善語，而是應該學好標準泰語，以利孩子的教育成就與未來就業發展 (Ricks,

為泰族，「寮族」直接被消失，有時「東北泰人」(Isan Thai) 也被禁止使用，因為政府認為泰就是泰，無須分東西南北 (Draper & Kamnuansilpa, 2018: 81; 謝國斌，2021 : 81)

³² 從泰國的民族打造歷史來檢視，泰國政府除了要追求同質性的泰民族主義外，其實也擔心伊善人的寮族認同會傷害泰國的領土的完整與國家凝聚力。從語言人口來看，東北伊善人至少占了總人口數的三成，加上分布在其他區域的「寮族」，總人口數甚至可超過中央泰族，而成為泰國人數最多的族群，是泰國政府不敢小覷的一群人 (Draper & Kamnuansilpa, 2018: 84; Ricks, 2019: 3; 謝國斌，2021 : 81)。

³³ 然而，從社會文化與經濟層面來看，伊善地區仍存有深刻的族群政治議題。不同區域的「泰族」有不同的地位，曼谷周邊的中央區享有核心地帶的尊榮，中央泰人不但在語言位階上處於最高的地位，在經濟上也最富裕。至於其他地區的人民，其語言位階次於中央區的標準泰語 (Kosonen & Person, 2014)，在經濟上也明顯落後。以 1997 年的研究資料來看，曼谷地區的貧窮率大概 5%，而東北的貧窮率則高達 30% (Selway, 2007: 61)。伊善人也有更嚴重的健康問題，例如兒童體重過輕與發育遲緩、新生兒體重不足、碘攝取不足症候群等 (Draper & Kamnuansilpa, 2018: 93; 謝國斌，2021 : 83)。

2019: 10; 謝國斌, 2021 : 83)。

整體而言，寮國與泰國之間的恩怨情仇，轉換成泰國的族群政策就是把寮族認同視為潛在的威脅，擔心伊善地區的寮族有寮國認同，因此大力實施文化同化主義。而泰國社會對於伊善地區寮族裔的態度也有充滿刻板印象，一方面褒揚泰文化與泰國，另一方面則貶抑寮族與寮國。例如，伊善婦女常被物化討論，她們會因為膚色較深、鼻樑不夠挺，而有所謂的「寮臉」(Lao face)，因而被認為不漂亮 (Draper & Kamnuansilpa, 2018: 93)。雖然伊善人平時多會使用伊善語交談互動，但是他們也表示當他們與泰國官方打交道時就會自動切換成標準泰語，因為泰族認同和標準泰語被認為是有受教育、富裕、精緻、以及高社會地位的象徵，而伊善人則有不受歡迎、教育程度差、容易受政治扇動的負面形象 (Ricks, 2019: 10)³⁴。

母國是族群認同的重要參考團體，寮國自然成為其他國家寮族人的參考團體，當然也包含泰國境內的寮族人口。儘管寮國與泰國是語言文化相近的親屬關係，但是歷史上的競爭，泰國對於伊善地區寮族裔同化主義的施行，加上冷戰時期泰國防堵來自寮國共產勢力滲透等因素，泰國社會衍生出一種泰國比寮國優越的情結 (superiority complex)，並以輕蔑的態度來看待寮國這個北方的親戚 (n.a., 2013; Ward, 2016)。例如，曾經有泰國網紅攝影師到永珍拍攝當地汽車展時，在臉書寫下：「XX，他們有夠寮」(Damn, they're so Lao)。此文被寮國媒體報導並引發寮國網友的怒批，迫使該攝影師倉皇離開寮國³⁵，雖然事後他有道歉，但傷害已經造成 (Ward, 2016)。

³⁴ 就有遷居曼谷的伊善人表示：「我知道有些來自其他地區的人看不起說伊善語的人...他們稱呼我們 Lao 或 Siao，而我知道這是污辱人的。實際上多數伊善人都是寮族，但是中央泰人不會當著我們的面說。」(Ricks, 2019: 10; 謝國斌, 2021 : 82)

³⁵ 這個事件不禁讓人想 2024 年初在台灣發生的社會事件。中國籍王姓網紅於 2024 年 1 月來台灣觀摩台灣大選，並於某場電視脫口秀裡有貶抑台灣選舉文化與歧視殘疾人士的言論。此舉引發台灣媒體的關注，也在台灣社會引發極大的爭議，最後王某因違反入境簽證規定而被迫離境，且五年內不得再入境 (李雅雯, 2024)。王某事後在社群媒體上有形式上的道歉表態，但也持續指責台灣政府與社會，並提及當時脫口秀節目裡有「支語」言論，認為也是對中國的歧視 (郭顏慧, 2024)。從這個事件來看，台灣與中國歷史文化相近，也可算是遠房親屬關係，但是由於交錯複雜的歷史因素與政治上的對立，進而衍生出今日雙方在文化上的差異與對立，或許寮國與泰國的關係某種程度也可稍作比擬。

從各方文獻來看，泰國社會某程度確實有把「寮」當成負面的形容詞來使用，不但貶抑了境內寮族裔的人，也傷害到寮國人民的情感(Ward, 2016)。有學者指出，泰國社會確實對周邊國家(包含寮國、柬埔寨、緬甸等國) 存有民族優越感，認為自己的國家比較進步，人口比較多，土地比較大，經濟比較好，GDP 比較高；有時候甚至不信任或討厭周邊的鄰居，認為鄰居是惡棍或是農夫(n.a., 2013; Ward, 2016)。有泰國學者指出，泰國的民族優越感並不利於與鄰國的關係，而學校教育必須負起很大的責任。尤其是冷戰時期的反共意識形態教育，形塑了寮國的惡棍形象；而寮國落後的經濟，則塑造了寮國的鄉下農夫形象；泰國沒有被殖民的驕傲，以及曾經攻陷寮國都城永珍的歷史光榮感，在在都給泰國人灌輸泰國的優越感。搭配泰國的宗教觀，有些人甚至認為泰國的優越相比鄰國的落後乃是一種業報(karma) 的體現(Ward, 2016)。

泰國的民族優越情結也讓周邊的鄰居感受得到，泰國人貶抑寮國人時會說「很寮」，而寮國人反擊時也會說「別那麼泰」(Don't be Thai to me) (Ward, 2016)。兩國間的歷史恩怨糾，衍生成把彼此的名稱「寮」與「泰」當成貶抑的詞彙，這當然不利於兩國的關係，也不利於彼此境內泰寮兩個族群之間的關係。

綜言之，寮國與泰國可說既近且競的關係。兩國領土鄰近、語言文化相近，然而也在政治、領土、國家光榮、意識形態上發展出競爭的關係。競爭的關係至少可回溯至 14 世紀瀾滄王國時代，19 世紀則變成法屬寮國與獨立暹羅之間的競爭，到了冷戰時期又陷入了共產主義與自由世界的競爭。隨著 20 世紀末國際共產勢力逐漸消退之際，兩國關係也開始解凍，雙方首長互訪。然而，有兩件事情拖延了雙方關係解凍的進程，其一是寮國苗族難民逃至泰國境內的問題。如前所述，寮共與寮國苗族有歷史上的恩怨糾葛，迫使大量寮族難民離境，而鄰近的泰國則成為大量苗族難民落腳之處，然而泰國並不歡迎這些難民(Savada, 1994)，甚至於 2009 年遣返了 4 千名的苗族人回寮國(*BBC news*, 2009)。其二是泰寮越三國的政治三角問題，寮國其實擔心也擔心強大的泰國「會吃了我們」(want to eat us)；而寮國與越南之間堅定的外交關係也讓泰國忌憚，因為歷史上泰越兩國即處於競爭狀

態，也都對周邊的柬埔寨與寮國有所染指，而今日寮國被視為泰越兩國的緩衝區 (Savada, 1994)。

以現況而言，今日寮泰關係日益密切，雙方都是東南亞國協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簡稱 ASEAN) 成員國³⁶，以湄公河為和平與友誼之河，而寮國的水力發電也大量賣給泰國，幫助泰國發展東北地區的經濟，而寮國自己也賺進頗豐的外匯。

伍、結語：從寮國看族群階層

寮國是一個多族群國家，人口規模在中南半島五國裡最少，但優勢族群掌權的族群階層 (ethnic hierarchy) 現象極為明顯³⁷；從國家的名稱、以優勢族群為基礎的民族主義打造、單一的國語政策等，在在都可以看出族群的權力階層。就語言政策和民族打造來看，寮國和中南半島其他國家一樣，在語言文化上都是採取同化主義 (assimilationism) 和單語主義 (monolingualism)。也就是以境內最大的主宰族群之語言和文化為基準，試圖把多元文化族群社會打造成一個同質性國家，即所有人都講共同的語言、遵循相同的文化標準 (Tupas & Sercombe, 2014)。寮族是寮國最大的族群，從歷史上的瀾滄王國開始即處於宰制者的地位，當寮國脫離法國獨立之後乃至於寮共掌權，寮族的語言、文化、歷史、宗教信仰 (佛教)、道德觀等，都繼續成為寮國民族打造的依歸。

由於寮國地理主要以山地與河谷平原構成，本文發現寮國還存有一種特殊的族群階層關係，即族群位階恰巧有隨著海拔高度遞減的現象。這涉及了城鄉差距的經濟問題，也涵蓋了宗教、文化、社會、政治等層面的差距。

³⁶ 泰國為 1967 年創始會員國，而寮國則於 1997 年加入。

³⁷ 社會學者 Gans (2005) 曾經直言：「種族即是階級」 (race as class)，意思是不同的種族間存有階層的差異，把種族套用到族群或民族也同樣適用。雖說當代人權思維主張人生而平等，多元文化主義也主張所有文化應該要平等存在，並且都應該享有平等的生存權利。然而，在實際的人類社會裡，政治社會經濟等所建構出之階級與階層卻仍以各種形式廣泛存在。在族群政治裡，誰的歷史、語言、宗教、文化、道德觀被倡導？誰的又會被壓抑或禁止？不管是有意或無意，這些人為的操作都難以避免族群階層的形成。

從歷史觀之，生活條件較佳的河谷平原地帶由強勢族群所佔有，平地也成為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文明的核心地區；而較為弱小的族群則多居住於周邊的山區，在各方面都處於弱勢的地位，淪為被征服與同化的對象，成為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文明的邊陲地區（見圖 2）。

雖然今日官方基於團結族群的目的，已經禁止使用傳統的寮隄、寮頂、寮上三分法，但已經深植於人心的分類並不易改變，族群三分法依然廣泛流傳於寮國社會。而這三大族群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階層的差異，不但有其歷史遺緒³⁸，有佛教曼陀羅與業報的思維，更存有政治與文明的核心/邊陲差異（見圖 2）。即使今日寮國政府禁止此傳統分類，但寮化的同化主義思維，卻無意間強化了族群的階層差異。



圖 2：寮國的平原與山地族群關係圖

³⁸ 寮族人征服了原住的克木人，並迫使克木人成為佻族（奴隸）。

核心與邊陲的體系階層理論，其原創性在於解釋國際關係裡國家階層問題³⁹，然而也可打破國家疆界應用到一國之內的族群關係，尤其是寮國的傳統族群三分法：寮倫（核心）、寮頂（半邊陲）、寮上（邊陲），研究也顯示即使半邊陲的寮頂族人也有貶抑邊陲寮上族的情形（Lutz, 2022）。族群階層關係不但是政治的建構，甚至也被內化成意識形態的論述⁴⁰，例如佛教曼陀羅的聖圓之說合理化核心與邊陲的差異，而核心強者支配邊陲弱者也被合理化成宗教上的業報信仰。

由於寮國為內陸國，周邊與五個國家相鄰，因此其族群政治也與周邊國家有所連動，其中與泰國關係尤為密切。在寮泰兩國裡，被征服的原住民族在歷史上都成為了奴隸作族，而今日則以遷居山區的克木族人身分生活。克木族是原住民族，但並無法享有西方國家原住民族的權利地位，反而是被貶抑污名化的族群。在克木族之外，寮國與泰國也都有近代才移入中南半島的漢藏語族或苗瑤語族的族群，他們在寮國被歸類為寮上族，在泰國則被視為外人與國家安全的威脅（謝國斌，2021：87-88），尤其 1975 年之後陸續從寮國逃難來的苗族人，更演變成寮泰兩國的外交問題。

同屬寮/泰民族的寮國與泰國，在地理與文化上鄰近，但在政治權力上與文化認同上卻一直處於競爭的態勢，進而形成國際間的權力階層關係。

³⁹ 世界體系理論也是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的一種，由美國學者華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所提出。傳統依賴理論僅將世界體系分成核心與邊陲兩個類別，然而此種二分法並無法解釋許多既非核心也非邊陲國家之處境。為了解決此困境，華勒斯坦進一步提出世界體系理論，將世界體系分成三個部分，分別是核心國家（core nations）、邊陲國家（peripheral nations），與半邊陲國家（semi-peripheral nations）。換句話說，世界體系理論比傳統的依賴理論，多提出了一個半邊陲國家的概念（謝國斌、何祥如，2015：288）。

⁴⁰ 宰制群體的統治伎倆除了用物理權力（physical power）來控制人們的身體之外，也會用經濟權力（economic power）來拉攏人心；而最厲害陰險的則是意識形態權力（ideological power），透過教育、宣傳、宗教等洗腦方式來進行政治社會化，進而達到控制被統治者的目的（Lukes, 1974），甚至成為馬克思所謂的麻痺痛苦的鴉片煙（Tucker, 1978）。就意識形態權力來看，19 世紀的歐洲出現了科學種族主義（scientific racism），藉由進化論等來合理化白人優越論，成為殖民時期墨西哥的族群階層制度的論述根據（Sue, 2013；謝國斌，2018）。至於宗教上的影響，寮國的曼陀羅聖圓思維以及泰國的業報功德之說，也不容小覷。

歷史上寮國與泰國都曾分別建立自己的王國，較強大的泰國不僅在歷史上征服過寮國，曾經將之納為屬邦小弟，冷戰時期也曾經將之視為惡棍鄰居或鄉下農夫；當代關係雖然日益密切，但仍充滿民族優越情結，並將寮國視為與越南間的緩衝國。除了泰國之外，寮國與越南的關係也可看出明顯的國家權力位階，因為當代寮共政權與柬埔寨執政黨一樣，都由越南扶植上位。

拉高歷史視角，從寮國的族群政治我們可以看到，國內的強勢族群宰制弱勢族群，區域強權霸凌區域小國，而外來更大的強權則試圖掌控全局⁴¹，一幅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具象，儼然弱肉強食的自然狀態，完全呈現人類社會權力階層的景象。

⁴¹ 諷刺的是，當歷史上的泰國與越南在爭奪政治地盤時，更強大的國家如中國也展現其影響力。歷史上中國帝國的擴張迫使寮/泰民族於西元 8 世紀逐步南遷，並與當地的孟高棉語族人（主要是克木族）競爭，最後取得核心支配地位。越南在中南半島雖然稱霸一方，把柬埔寨與寮國納為屬邦小弟，也與泰國競爭。然而，歷史上的越南在東亞的場域也曾淪為中國帝國的藩屬，到 19 世紀末更淪為西方帝國主義者（法國）的殖民地。二次大戰後國際政治轉為美蘇對峙兩極體系，美蘇兩個超級強權都曾經在這個區域展現極大的影響力。

參考文獻

- 李雅雯, 2024。〈前中國記者王志安上賀瓏夜夜秀, 移民署確認違法將罰〉中央通訊社, 1 月 24 日 (<https://www.cna.com.tw/news/aip/202401240206.aspx>) (2024/2/1)。
- 郭顏慧, 2024。〈王志安發文扯「支語」歧視中國人, 嗆民進黨為何不譴責〉自由時報, 1 月 26 日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4563782>) (2024/2/1)。
- 陳俐甫, 2006。〈近代寮國民族主義之形成〉收於陳俐甫 (編) 《第一屆通識教育與國際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229-52。淡水: 真理大學通識教育學院。
- 陳鴻瑜, 2017。《寮國史》。台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 寮國大米薩北迪, 2020。〈寮國神話—人的由來 (下)〉 (<https://ppfocus.com/0/st1913fbf.html>) (2024/2/24)
- 謝世忠, 2014。〈不需對話的族群分類—寮國北部的「人民」與「國家」〉《文化研究》19 期, 頁 333-67。
- 謝國斌, 2013。《族群關係與多元文化政治》。台北: 台灣國際研究學會。
- 謝國斌、何祥如, 2015。《社會科學概論: 多元觀點的透視》。中和: 新文京。
- 謝國斌, 2018。〈墨西哥的族群政策〉《台灣國際研究季刊》14 卷 2 期, 頁 29-49。
- 謝國斌, 2021。〈泰國的族群政策〉《台灣國際研究季刊》17 卷 4 期, 頁 67-94。
- 謝國斌, 2023。〈柬埔寨的族群政治〉《台灣國際研究季刊》19 卷 2 期, 頁 63-92。
- Baird, Ian G. 2013.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and: Comparing Communal Land Titling and Its Implications in Cambodia and Laos." *Asia Pacific Viewpoint*, Vol. 54, No. 3, pp. 269-81.
- BBC News. 2009. "Thailand Deports Thousands of Hmong to Laos." December 28 (<http://news.bbc.co.uk/2/hi/8432094.stm>) (2024/2/27)
- Benedict, Paul K. 1975. *Austro-Thai Language and Culture: With a Glossary of Roots*. New Haven: HRAF Press.
- Britannica. 2024. "People of Laos: Ethnic Groups and Languages." (<https://www.britannica.com/place/Laos/People>) (2024/2/4)
- CIA. 2024. "Laos." *World Factbook* (<https://www.cia.gov/the-world-factbook/countries/laos/#people-and-society>) (2024/2/4)
- Cincotta-Segi, Angela. 2014. "Language/ing in Education: Policy Discourse, Classroom Talk and Ethnic Identities in the Lao PDR," in Peter Sercombe, and

- Ruanni Tupas, eds. *Language, Education and Nation-building: Assimilation and Shift in Southeast Asia*, pp. 106-29.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Constitution of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1991 (rev. 2015)
(https://www.constituteproject.org/constitution/Laos_2015) (2024/2/13)
- Diller, Anthony. 2014. "Introduction," in Anthony V. N. Diller, Jerold A. Edmondson, and Yongxian Luo, eds. *The Tai-Kadai Languages*, pp. 1-8. New York: Routledge
- Draper, John, and Peerasit Kamnuansilpa. 2018. "The Thai Lao Question: The Reappearance of Thailand's Ethnic Lao Community and Related Policy Questions." *Asian Ethnicity*, Vol. 19, No. 1, pp. 81-105.
- Feinberg, Walter. 1996. "The Goals of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A Critical Re-evaluation."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1996*, pp. 182-89
(<https://educationjournal.web.illinois.edu/archive/index.php/pes/article/view/2262.pdf>) (2024/2/16)
- Frewer, Tim. 2014. "Diversity and 'Development': The Challenges of Education in Cambodia," in Peter Sercombe, and Ruanni Tupas, eds. *Language, Education and Nation-building: Assimilation and Shift in Southeast Asia*, pp. 45-67.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Gans, Herbert J. 2005. "Race as Class." *Contexts*, Vol. 4, No. 4, pp. 17-21.
- Huebner, Thom. 2019. "Language Policy and Bilingual Education in Thailand: Reconciling the Past, Anticipating the Future." *Learn Journal: Language Education and Acquisition Research Network Journal*, Vol. 12, No. 1, pp. 19-29.
- Harff, Barbara, and Ted Robert Gurr. 1988. "Toward Empirical Theory of Genocides and Politicides: Identific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Cases since 1945."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2, No. 3, pp. 359-71.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2024. "Gross Domestic Product per Capita, Current Prices, U.S. Dollars Per Capita."
(https://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NGDPDPC@WEO/OEMDC/ADVEC/EO_WORLD) (2024/2/1)
- Katzew, Ilona. 2005. *Casta Painting: Images of Race in Eighteenth-Century Mexico*.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Kymlicka, Will. 1995. *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 A Liberal Theory of Minority Righ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ukes, Steven. 1974. *Power: A Radical View*. New York: The Macmillan Press.

- Lutz, Paul-David. 2022. “‘We Used to Have Lice ...’ Interethnic Imagery in Post-war Upland Laos.” *Critical Asian Studies*, Vol. 54, No. 2, pp. 171-97.
- Murdoch, John B. 1974. “The 1901-1902 Holy Man's Rebellion.” *Journal of the Siam Society*, Vol. 62.1, pp. 47-66. (https://thesiamsociety.org/wp-content/uploads/1974/03/JSS_062_1e_Murdoch_1901to1902HolyMansRebellion.pdf) (2024/2/7)
- n.a. 2013. “Thai Experts Told Thai Government to Eradicate Thais’ Superiority Complex and Condescending Attitude Towards Its Neighbors.” (<https://khmerization.blogspot.com/2013/04/thai-experts-told-thai-government-to.html>) (2024/2/1)
- Nguyen Thi Dieu. 1999. *The Mekong River and the Struggle for Indochina: Water, War, and Peace*. Westport, Conn.: Praeger Publishers.
- Pholsena, Vatthana. 2006. *Post-war Laos: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History and Identity*. Cornell: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Postert, Christian. 2004. “Completing of Competing: Contexts of Hmong Selfing/Othering in Laos,” in Gerd Baumann, and Andre Gingrich, eds. *Grammars of Identity/Alterity: A Structural Approach*, pp. 101-11.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 Pobzeb, Vang. 1990. “White Paper on Vietnamese Aggressions in Laos: 1954-1990.” (<https://prism.lib.asu.edu/items/76569/view>) (2024/2/15)
- Richmond, Yale. 2008. “Nation Building in Laos,” in *Practicing Public Diplomacy: A Cold War Odyssey*, pp. 23-36.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 Ricks, Jacob I. 2019. “Proud to Be Thai: The Puzzling Absence of Ethnicity-Based Political Cleavages in Northeastern Thailand.” *Pacific Affairs*, Vol. 92, No. 2, pp. 257-85.
- Savada, Andrea Matles, ed. 1994. *Laos: A Country Study*. Washington, D.C.: Library of Congress
(https://www.loc.gov/resource/frdcstdy.laoscountrystudy00sava_0/?sp=5&st=text) (2024/2/27)
- Schlemmer, Grégoire. 2018. “Ethnic Belonging in Laos: A Politico-Historical Perspective.” (<https://hal.science/hal-01853834/document>) (2024/2/13)
- Schliesinger, Jochim. 2003. *Ethnic Groups of Laos*, Vol. 1, *Introduction and Overview*. Bangkok: White Lotus.
- Selway, Joel. 2007. “Turning Malays into Thai-men: Nationalism, Ethnicity and

- Economic Inequality in Thailand.” *South East Asia Research*, Vol. 15, No. 1, pp. 53-87.
- Sperfeldt, Christoph. 2020. “Minorities and Statelessness: Social Exclusion and Citizenship in Cambod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Minority and Group Rights*, Vol. 27, No. 1, pp. 94-120.
- Stuart-Fox, Martin. 1980. “Laos: The Vietnamese Connection.”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Vol. 1980, pp. 191-209.
- Sue, Christina A. 2013. *Land of Cosmic Race: Race Mixture, Racism, and Blackness in Mexico*.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arling, Nicholas. 1999.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Volume One: From Early Times to C. 15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aylor, Charles. 1994. *Multiculturalism: Examining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Thompson, Larry Clinton. 2010. *Refugee Workers in the Indochina Exodus, 1975-1982*. Jefferson, N.C.: McFarland & Co.
- Tucker, Robert C. 1978. *The Marx-Engels Reader*. New York: Norton.
- Tupas, Ruanni, and Peter Sercombe. 2014. “Language, Education and Nation-building in Southeast Asia: An Introduction,” in Peter Sercombe, and Ruanni Tupas, eds. *Language, Education and Nation-building: Assimilation and Shift in Southeast Asia*, pp. 1-21.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Ward, Oliver. 2016. “‘They’re so Lao’: Explaining the Thai Sense of Superiority.” *ASEAN Today*, December 3 (<https://www.aseantoday.com/2016/12/theyre-so-lao-explaining-the-thai-sense-of-superiority/>) (2024/1/30)
- Wittayapak, Chusak. 2008.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Identifications Related to Resources Conflicts and Ethnic Violence in Northern Thailand.” *Asia Pacific Viewpoint*, Vol. 49, No. 1, pp. 111-27.
- Yetman, Norman R. 1991. *Majority and Minority*. Boston: Allyn & Bacon.

Ethnic Politics of Laos

Kuo-Pin Hsieh

*Adjunct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Yunlin, TAIWAN*

Abstract

In efforts to foster national unity, the Lao government has implemented a policy of Laoization in language and ethnic identity, aiming for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homogeneity. However, since the Lao people only account for more than half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the Laoization policy cannot avoid suppressing the minority groups. In addition to the policy of Laoization and nation building, this article identifies a long-standing ethnic trichotomy in Lao society based on altitude: Lowland Lao, Highland Lao, and Upland Lao. While this classification is based on elevation, it implicitly reflects urban-rural disparities, differences in civilization, and issues of ethnic hierarchy. The Lowland Lao, predominantly the Lao people, inhabit the river valleys, traditionally engaging in rice cultivation, practicing Buddhism, and speaking Lao, and are considered the core of civilization, prosperity, and progress. In contrast, the Highland and Upland Lao residing in higher-altitude mountainous regions have traditionally lived a poor and backward nomadic lifestyle of slash-and-burn farming, believe in animism, speak their respective ethnic languages, and are perceived as being at the periphery of civilization and politics. Beyond ethnic hierarchy, the article also explores the historical tensions between the Lao Communist government and the Hmong, as well as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Laos and Thailand. Finally, the paper attempts to construct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ethnic hierarchy based on Laos' ethnic politics.

Keywords: Laos, ethnic politics, ethnic hierarchy, nation building